春秋集義

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一

宋　李明復　撰

隐公

程頤曰隐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其弟聲子生隐公隐謚也隐拂不成曰隐

元年春王正月

程頤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之時

王道絶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隐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隐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書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

有間矣

又曰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為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或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惑也

又曰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政故春秋曰春王正

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程氏學曰元年者始年也春者天時也月者王之所建也書春王正月者若曰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云爾

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求端于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已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乃所以事天也春秋天子之事故先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襃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

張載曰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楊時曰春秋始於隱公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謝湜曰元年君之始年也人君以德覆養天下始於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不異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

正月年之始月也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天下始於是月故元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德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正起月春天時也正月王之所建也周人以建子為正春秋首書天時而繼以周之王政者以明王者所建本諸天而達諸人也王者與天同德其所為所行與天同道為父子為君臣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皆因天理而為之倫者也為冠昏為喪祭為射鄉為食饗皆因天理而為之文

者也為治政為教命為法則皆因天理而為之訓者也天之所與則為爵禄為慶賞以致其榮天之所惡則為刑威為削罰以致其辱故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王之所行天之所行也欲保國不可以不奉天欲奉天不可以不尊王諸侯事王如天而保國安民之道得於此矣體天而行聖王之事也畏天而行賢王之事也聖與賢其為王一也惟王為能順天惟順天為能配天惟配天為能盖之如天春秋以正繼王以

王繼春稱王則謂之天王以此而已

胡安國曰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

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

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

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方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

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

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正冬明矣今以冬為春

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草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草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揞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有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

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闚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餘見綱領上中二卷

又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

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
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
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
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
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
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
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

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顔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

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禀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又曰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先儒以為大一統者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政無二門此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故事歸於一則上得所
操法不殊方則下知所守而海内定萬物服矣
夫欲體元調元而不先知元則不能得其方不得其
方則無所用其方故釋之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此
雖三名其實一物語元則隱語心顯矣如乾卦既曰
乾元又曰大和又曰善之長又曰仁曰德此亦一物
屢發明耳通天下一氣而主張是者君與相也故又

釋之曰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按春秋書法君與臣同與者則以國稱故不分君臣而包舉之曰治國先正其心遠近莫不壹於正人君先正其心則知行仁政然後能體元矣人臣知格君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調元之效也其曰貴者始謂遠近之壹於正必自此始正其本之義也

秦人以建亥為正伊川程氏指為事之謬者失商周三統之旨明甚引其說非取之也姑借古史記事之

例以證四時之不可易耳以亥為正而書冬十月見時之不易也以丑為正而書十有二月見月之不可易也周人本以建子為正而書春王正月是四時易其位矣夫春夏秋冬之有定辰猶東西南北之有定所斗指寅然後可以謂之春建巳然後可以謂之夏建申然後可以謂之秋建亥然後可以謂之冬猶震之在東離之在南兊之在西坎之在北非揣糠眯目則其位不易矣故繫詞曰兊正秋也以兊為正秋則

冬為正春午為正夏水為正冬必矣今春秋以周正紀魯事也而以建子為春正月則夏四月乃春分之震秋七月乃夏至之離冬十月乃正秋之兊而四時五行八卦十二辰之位皆易矣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思其說而不得攷於顔回為邦之問而曰行夏之時察於孟子之言而曰春秋天子之事求於仲尼之說而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觀於先儒之記而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深究伊川程氏之

傳而曰假天時以立義者蓋立此行夏時之義耳任文王之文以天自處而以夏時冠月居周之世為魯之臣而以周正紀事其旨微矣其義精矣故竊以為春秋有改正朔之意無疑也

胡宏曰十一月一陽復於地下此周正之所以建子也十二月二陽長於地中此商正之所以建丑也天道至微非聖人莫能知建正以昭示天下使天下之為人上者由之而知則能養天下之善於至微而不

至於天閼止天下之惡於至微而不至於盈積深探其幾推而行之聖人之妙用也知道者於此見天心焉是仁之端也聖人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豈因易代止以新時人耳目而已哉

又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當時諸侯紀元乃是實事與後世改元者不同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

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它卦不得有也易載其理春秋見其用恐義或當亦如此也

又曰良心者充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故孔子作春秋必書元立本以致大用孟子告諸侯必本仁術以行王政元即仁也仁人心也

朱熹曰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謂之元

或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月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春秋孟子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疑是元改作春正月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十月九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申酉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程氏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胡氏只以商秦

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强為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熹向者疑其並行也）

又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

亥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改易一番

又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矣而七月之詩月皆以人正為紀何也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是謂人正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是謂地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是謂天正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爾月固不易也

又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

然其國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
張栻曰世有古今太極一而已太極立則通萬古於
於一息會中國為一人雖自堯而上六閼逢無紀然
上聖惟徽之心蓋未嘗不周流該徧亘乎無窮而貫
於一也是以春秋書元以著其妙周成位乎其中者
也大君明斯義則首出庶物天地交泰極裁成輔相
之妙矣為人臣而明斯義則有以成身而佐其主矣
或問胡安國傳謂元即仁何故與程頤不同栻曰程

說如何曰程氏謂元年標始年耳猶長子呼大郎曰元之義不一謂元即仁可也但春秋書元却非此意當從程氏說後聞有人問五峯胡宏元與仁之別曰元天也仁人也

元日詩云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初無欠正本端原萬善生餘見綱領下

不書即位

程頤曰魯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書

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是也春秋之義莫重乎端本正始故即位者尤聖人之所謹也古者諸侯雖繼世然必稟命於天子而後立莫敢專也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諸侯之嗣皆專立而無所請命如後文成襄昭哀皆受國於先君而不請命於天子也隱公獨不書即位者入春秋之始聖人即以王法奪之而大義舉矣若文成襄昭哀亦不書乎則與夫內復不受於先君者無以為别故五公書之言

猶繼正而有所受之矣莊閔僖皆内無所受上無所承爾於桓宣定三公則著其自立也桓公則弑隠而立宣公則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定公則由季氏立之苟不書其即位無以明其自立之罪也

楊時曰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隠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然莫知所從左氏謂隠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隠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遜桓之志其果何也

尹焞曰隠不書即位程氏謂只是不請於王自立也

胡安國曰春秋大居正凡得正而居者天下莫不心悅誠服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者也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繼大統則不得其正故魯僖公不書即位以少先長則不得其正故魯閔公不書即位未嘗受誓為世子則不得其正故魯莊公不書即位不承國於君親則不得其正故魯隱公不書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事以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義微矣餘見綱領中

胡宏曰隱公不請王命固不是請王命而有得國之意亦不可若草先君之不義請王命而立宗人之賢者疑亦可也道固多端不可執一也

又曰魯惠欲以私愛立桓公隱公承父之志不居其位可矣今既居其位又以讓桓則隱公與有罪矣

朱熹曰春秋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呂祖謙曰隱桓皆非惠公嫡子之子方為嫡
今孟子既無嫡子則聲子仲子之子皆庶子若論其
當立則隱為庶長桓為次隱公當立明矣隱公乃退
遜而攝位雖惠公當時欲立桓公而論其大義則不
當遜然隱公資質和柔亦自可取杜預謂之遜國之
賢君恐或不然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程頤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盟而

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郳附庸國郳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謝湜曰諸侯教命皆受之王而達之民也禮樂不敢擅出禁令不敢擅行制度不敢擅草臣子之道也春秋之亂列國講好修令不復請命天子而擅相為盟

上命由此不行而王綱由此壞矣凡書盟以罪諸侯之專也修德禮明信義正法令大國待小國之道也德禮修而小國懷信義明而小國服法令適宜而小國畏又奚待盟約相要而後恊哉春秋之亂諸侯講好修令不正其本而刼之以盟誠意由此不明而邦國由此不親矣凡書盟以示諸侯睦鄰之失道也齊桓之盟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易世子無以妾為妻如此之類先王以令令之而已有不率則加之以刑又

安用盟周衰諸侯各專其地命令不足以相信威力不足以相制故其事則歃血要信質之明神而為盟故興師則為盟結好則為盟解仇固黨則為盟上下以盟相要而盟於是興矣此盟所以紛然見於周之末世也邾中國之附庸也附庸之君未班爵故稱字儀父其字也公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書蔑謹其地也内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及者我為主而及彼也其地不以内外我為主則稱及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是也蔑魯地浮來紀地故也會者彼為主而我往會也公會齊侯盟於艾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是也艾齊地穀丘宋地故也其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賓主之辭也公及齊大夫盟於蔇是也蔇魯地故也雖在魯地二國已上結盟而我往會之亦稱會二國賔主已定故也公會杞侯莒子盟曲池公會衞子莒慶盟於洮是也曲池洮魯地故也

胡安國曰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與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權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

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爾或言㝷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呂祖謙曰邾是魯之附庸須看先王自封建諸侯之外又有閑地散在諸侯之國或諸侯之有罪者則削其地以為閑地若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閑地而增封之天子平時各自命王官以掌之如周禮縣師之職是也縣師之職曰掌邦國都鄙之地此則兼掌天下之閑地以總其目若諸侯之國則又各有其人以掌

之春秋之初諸侯尚有未命於王者則知諸侯之國
尚有閑地存焉此處皆是古人相維持之意古之閑
地多未必盡皆諸侯所有故各設官掌之至秦漢郡
縣諸侯亦是相維持之意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程頤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段愛段欲
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太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故

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
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
于鄢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
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强使之强所以致其惡也不
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程氏學曰詩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
弟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

亂焉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説而歸之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鄭伯之於叚可謂親愛之乎授之大都而不為之制失道得衆而不為之閑迺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稔其惡而志在於殺也故曰鄭伯克叚于鄢克者僅勝之辭也所以見叚之强大不書弟者所以志鄭伯志害其弟無親親之道也

楊時曰段失道由莊公之弗制故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罪莊公故也其始畏父母諸兄之言所謂小不忍也而卒害之其為言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其弗制也姑稔其惡而殺之也始曰叔于田卒曰大叔則以見其寖强大也故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共棄之也

又曰夫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

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稱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足以害之爾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孔子曰我戰則克是也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强可知矣段之强由辨之不早也

謝湜曰親之以恩愛之以義親親之道也鄭莊公之
於叔段也授之以大都畀之以兵草習之以馳騁田
獵養其惡遂其凶使之為驕為逆而已於祭仲之諫
也欲其不義以取斃於子封之諫也欲其不義不暱
以取崩其處心積慮志於殺之而已兄弟棄親毀愛
未有過於此也故莊公之伐叔段也春秋書曰克段
罪其失親親之道也克兵勝之辭也稱克以示段之
强以示莊公之稔其惡也段鄭伯之弟也段不稱弟

以示莊公待段不以弟而絶之也段以親則弟以位則臣其初非無友順之心也非不可閑之以義防之以法也其失道至於擅都邑興師衆與國為敵而後克者以莊公不制於初也急難相救禍患相恤兄弟之情也莊公置叔段於危亾之地而不恤其亡是以兄雖待之也親親之恩絶矣段之禍在兄為可責在弟為可矜故春秋書以克段罪其絶弟而亡之也是故閨門以恩為主輔以義然後不害恩朝廷以義為

主輔以恩然後不害義

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

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

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

為未足又書曰克段於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

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簒

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

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

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

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鄭伯克叚此見當時制度漸壞兄弟相戕此皆大變君臣父子是内治制度紀綱是外治内外相維持皆不可欠闕桀紂雖亂止亂一身後来有人天下亦自治至春秋時天下大亂至秦不舉然此亦是無人出來整頓

又曰莊姜惡莊公愛共叔叚愛惡兩字乃是事因然莊姜為請制之時已有意據占其地及莊公與京使

居之則莊公之意亦可見矣虎牢猶今劍閣天下地
勢固多此險要處不可不考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祭仲之諫雖明言其害猶未敢傷兄弟之情
大抵兄弟之間外人茍未知其如何則便未敢有離
間之語祭仲雖又說蔓難圖其意只仍舊說難制猶
未敢明言蓋未見得莊公之意至公說子姑待之觀
此辭意可見公子吕便說國不堪貳欲與太叔臣請
事之自此詞語忿激殊無兄弟之情當時之人皆不

過以利害言莊公初若無此語子呂亦未敢及此然莊公初間亦未有殺弟之心只緣事勢寖寖未了遂至於此其曰姜氏欲之者此狠愎者之常語學者能看此段儘得人情物理如祭仲論都城之制最不可不明如漢論諸侯王過制七國便反正緣當初不知此耳以此知先王之制不可不明

又曰左氏序鄭莊公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

字母子相仇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畧儘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已與叔貳為已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罪惡貫盈乃遽絶之畧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以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以伐鄢公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者

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猶為巧施於骨肉則為惡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叚而有姜氏欲之焉避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叚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叚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總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叙好處以十分筆

力寫十分人情又曰寘母大惡天理已絶及其終也
因頴考叔開導他一有悔心天理油然而生遂為母
子如初是幸自惡而入於善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
養有唐虞三代氣象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
恊使餬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之之言不可此謂
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
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歉恐為
人所議所以先自說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

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嘗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泯絕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孫世世食祿而不絕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為必欲不絕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叚也深至此常常自歉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叚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

在國荒滛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五六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縁秦人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反之道也

春秋集義卷一

春秋集義卷二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頤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

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内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内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用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

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晅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程氏學曰王之所以稱天王者以其所履者天位所行者天道而下之所以事上亦所以事天也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然則王之所行無非天也一失其道則冠履顛倒名器溷淆人倫亂而天理滅矣春秋之時據有其事聖人

所書其可不嚴以為萬世法乎夫仲子者惠公之妾也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壞法亂紀莫斯為甚王者公卿有爵者例書爵無爵者例書字咺者王之宰也書而名之所以著其貶也文五年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者以明無天道也前之所以書天者蓋不如是無以見王者當奉若天道後之所以去天者不如是無以見弗克若天也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

去其天以示譏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莊元
年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義亦同此桓公弑君之大
逆既不能行天討以正王法反生而來聘死而錫命
故名其宰以正其始去其天以正其終春秋謹嚴大
法可見
楊時曰以傳攷之則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
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别惠公
之母爾

謝湜曰先王制禮其位有上下其數有多寡其文有升降所以别名分而正人倫也名分正則卑不得以僭尊小不得以間大庶不得以亂嫡故名分者人倫之本也侯國夫人與君同體以事宗廟社稷者也故祭祀之禮君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以明君與夫人猶日之與月也故諸侯及夫人歸葬則天王遣臣致賵所以哀恤而助之也所以尊其體而送之也仲子者惠公之妾也

妾也者承事君夫人而不可與君同體者也平王以
賵禮加惠公之妾而哀恤焉是以夫人待妾而尊之
也是以小君之禮送妾而安之也天王者别名分以
理人倫者也天王倒易名分於上則下國化之而嫡
妾之分亂矣故春秋書仲子之賵以示平王尊賤妾
而匹夫人也其歸賵也貶宰咺而名之以示平王之
失禮也王室公卿有爵者書爵無爵者書字尊王命
也宰輔相之官也輔相王室者貶而稱名則天王之

失見矣名王臣以示賵之非宜則春秋退妾而崇嫡嚴閨闈而窒亂源其意顯矣夫綠衣之傷白華之怨其源皆起於貴賤之不明上下之不正此春秋所以謹名分而繩之也

胡安國曰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

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
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
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
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
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
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
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
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

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餘見綱領中

朱熹曰歸賵於魯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程頤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謝湜曰春秋之法公及會則書爵卿及會則書名微者及會則書人降殺之次也内微者不書内不可稱

魯人故也微者稱人春秋之常也諸侯夺爵稱人卿去名稱人春秋之變文也凡盟以國地而不書其君者其君亦與盟及宋人盟于宿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也元年及宋人盟十年伐宋敗宋師盟不足以固結鄰國可知也故人君務修政刑以服四鄰

胡安國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者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令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

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程頤曰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説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

世相朝謂鄰國爾

程氏學曰列國相與盟誓其謀必有先後其事必有善惡其罪有輕重凡事有善者則闕天子之大夫而國於畿內者其來于魯不以王命故書之以示譏也不曰朝非朝也不曰奔非奔也不曰使非命也穀梁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聘弓鏃矢不出境場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此為知所譏也夫為人臣者無以

有已禮所以不正其外交也禮載縣子之言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令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然則祭伯來于後又書祭伯來聘莊二十三年内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外之莒慶來逆叔姬其為臣可知矣謝湜曰安上尊君莫大於敬敬不行於邦國則擅命自專作慝自肆小大干法亂紀而勤王之禮廢矣故諸侯有述職之朝時問之聘所以興邦國之敬也消爭弭亂莫大於和和不行於邦國則肆暴相侵報怨

相伐災不相救禍不相恤而修睦之禮廢矣故諸侯有繼世之朝中年之聘所以與邦國之和也諸侯朝聘如是而已及周之衰也朝聘之禮大壞諸侯述職不修時問不至大國恣横小國畏恐於是有非事之朝非時之聘交通於邦國之間非獨諸侯為然也王臣受封於内者僭禮犯分營私立黨亦比外諸侯以朝聘與列國相通方是時私交行於上下而臣子之職廢矣故祭伯之朝魯也春秋止書曰來而不曰來

朝奪其朝而貶之也春秋首奪祭伯之朝而王臣擅命私交之罪著矣故穀梁曰聘弓鍭矢不出境埸束修之問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有交私議論如莊

助之結淮南者倚强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携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歧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又曰人臣義無私交君子正而不黨按春秋書祭伯來不言朝祭叔來聘不稱使譏外交戒朋黨也餘見綱領中

公子益師卒

程頤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

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
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
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
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
程氏學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故春秋卿卒必録法所當爾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
而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杜氏曰所以示薄
厚也斯為可取蓋君於卿佐篤於恩禮則史冊所載

日月益詳仲尼從而書之意自見矣周室東遷之後禮法既壞而春秋之始猶為近古故無駭挾惟秪書名無駭之卒傳有羽父請謚與族之文是無姓而賜族者又柔溺之卒皆不見於經蓋上世置卿選賢與德不必以公子公孫之貴既不世官則有老而不為卿者矣此其所以不書乎自是以還斯道並棄官人以世無賢德之選故無致其事於朝者矣其尤者則有生而賜族者矣季友仲遂叔肸是也季友貴親而

有寧魯之功叔肸寵弟則有私親之愛襄仲弑逆
在宣公有援立之力皆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先王
之禮泯然無見矣故聖人於其卒各書其族以志夫
變法亂紀之端而貽權臣執命之禍可不戒哉
謝湜曰卿佐君之股肱其卒人君所當致哀書卒謹
其終也益師公子之為卿者也其得位以公子之親
而已卒書公子志其以公子專國之政也王者不以
官假人故宗室之間有富之以禄無私之以位有貴

之以爵無寵之以政後世私勝而害公恩過而害義

官為寵錫之具而公子公孫以親戚得政于君此所

以權歸私室而亂亡隨之也益師孝公子字衆父其

後為衆氏

胡安國曰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

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

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

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

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卒于内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説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二月春公會戎于潛

程顥曰與之和好亂華之道

程頤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

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封守可也
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
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
會盟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謝湜曰禮時見曰會則會無非時者會以訓上下以
正班爵以叙長幼則會無非事者春秋之世强陵弱
小役大講好無節出師無義搆事者旁午交興畏命者
奔走不息故列國欲相親則為會欲報怨則為會欲

求盟則爲會欲合衆則爲會以至勞民蠹財棄國弛政紛然會于郊境之間凡書會以罪諸侯非法也結之以恩懷之以德綏戎之道也亂則治之危則持之暴横弗率則征之殘之御戎之道也人君懷服四夷以此而已又昌嘗屈辱於戎哉隱公欲修好而與戎出會于郊弱邦國之勢啟夷狄之心適以招患而已春秋書會戎于潛以示諸侯御戎之失道也治政中國為善人材中國為强甲兵中國為利修此以待彼而

四夷莫敢不服況於一戎之小乎故有國家者患內
不修不患外不順患內不强不患外不畏
胡安國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
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
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
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
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
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

親戎狄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外服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程頤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嘗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己絶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師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

固為暴況入人之國乎

謝湜曰兵以安民而已救災恤患謂之仁去亂除害謂之義進退以時謂之禮誅釋視天謂之順其道可謂正矣故古者征伐其命一出天子所以防暴横而安邦國也周衰諸侯專征伐之柄出不以時行不以正或貪利以爭田土或報忿以殘都邑内外結怨連禍攻討日興由是天下陷於干戈而生民有靡爛之患矣故春秋書伐書侵書戰書圍書入書取書滅罪諸侯

用兵之詹也以兵圍城邑曰圍以兵入國都曰入古
者方國有罪不服然後有舉師入國之討其入國非
以害民誅其亂法者而已莒子以向姜之故以兵入
向而還書入罪其殘人之國也春秋之法諸侯將兵
則書爵卿則書名兵衆則書師寡則書人
胡安國曰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
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絫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
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

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討不加焉見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呂祖謙曰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向姜不安莒而歸莒子因之而入向而夫婦之恩自此漸壞此皆係天下之盛衰且人之三綱天下之所以治者君臣父子夫婦而已

無駭帥師入極

程頤曰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

謝湜曰師大衆極小國以大衆入小國殘虐之大者也方是時天王無討罪之威方伯連帥無致伐之義故莒人無駭肆虐而弗能正向極小國被害而弗能救也觀莒人入向無駭入極而上下不知治罪由此

見矣無駭不氏未賜族也無駭之卒也公始命以字為展氏然則春秋之初先王遺法猶在國卿未有生而賜族者也無駭挾皆卿也無駭挾書卒不書氏以明未有族也柔溺皆卿也柔溺書會不書卒以明既老而不為卿也卿輔相公侯者也一國安危繫之故先王置卿必選賢德老而倦政則以禮致其事於朝未有生賜氏族以世其官也魯自季友仲遂叔肸以寵愛賜氏世爵而權臣執命之禍由此熾矣國卿賜

氏世爵諸侯之變禮也觀二卿卒不書氏二卿老不

書卒諸侯壞法亂紀由此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程頤曰戎好亂而與之盟非義也

程氏學曰諸侯與中國盟誓已曰不可況與戎人歃

血要言哉

謝湜曰戎人嗜好無厭其有求也不正以義不詰以

威彼將肆其所欲則吾將有所不堪隱公既與戎出

會于潛又與戎出盟于唐其不能制戎可知也會與
之相見而已盟則以事相要非特相見也與戎歃血
要言則非特不能制戎也又將受制於戎矣故戎不
難治也中國自輕然後戎見陵中國自强然後戎不
為寇

胡安國曰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
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
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

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耦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

其戒遠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程頤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内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或問紀裂繻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后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取於楚豈有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于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雖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又曰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裂繻卿來逆女而伯姬歸于紀逆者微也故不書而譏可見矣

謝湜曰女子以柔静為體以正順為德故昏姻必行親迎之禮雖然諸侯主社稷人民及親迎亦視勢之所宜而已其迎也以宗廟之命遣卿以國之貴卿將命其至也國君出迎於館御輪於庭禮之情文斯盡矣又何必去國越境然後為禮哉文王以莘女為配其迎也親至于渭而已則文王未嘗至莘也韓侯以蹶女為配而蹶為王室卿士其迎也于蹶之里則韓侯因入覲至周而迎之也諸侯親迎不必遠適他國於此見

矣紀裂繻卿也諸侯逆女使卿正也卿國之股肱也
逆夫人以卿將命尊敬之道也春秋之法或著是以
見非或貶失以明正若裂繻逆女所謂著是以見非
者也若宰咺歸賵所謂貶失以明正者也由裂繻觀
之則杞宋逆女非卿靈王逆后以劉夏其為不敬可
知矣穀梁曰逆女親者也公羊曰書外逆女譏不親
迎也二傳固以諸侯躬適他國然後為親迎失先王
制禮之意矣

胡安國曰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裂繻逆女以志變常衆妾

之分定矣大昏嚴矣 餘見綱領中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程頤曰送女子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謝湜曰女子以夫為家一於從夫而已故女子謂嫁曰歸夫婦人倫之本也昏姻失禮則亂生故逆女歸謹而書之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程頤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

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
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謝湜曰啖氏謂闕文非兩會
胡安國曰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
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
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
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大義削之而非闕
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

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受承誤而
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愼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
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頤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曰
小君夫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
義也
程氏學曰夫人子氏薨夫人從夫者也故國人稱為

小君而薨夫人之義從君而君不可以從夫人也先君而後夫人則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所謂順也

謝湜曰子氏隱公夫人也穀梁曰隱之妻是也夫人與君同體故歿稱薨薨必書葬子氏不書葬者夫婦先後之義也夫婦憂戚之情也妻從夫者也夫人先君而薨義不可以先君書葬夫人之葬從君者也君在夫人不書葬而夫婦先後之義明矣隱之薨也以賊不討不成葬公不成葬則夫人雖葬亦不能安夫

人患難與君一體故也公不成葬夫人亦不書葬而
夫婦憂戚之情見矣
朱熹曰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
有此理
胡安國曰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
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
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

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如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

程頤曰聲其辠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謝湜曰林木為人害者在所刋伐以兵伐罪如之伐討罪之辭也侵則以彼犯此此犯彼而已故春秋之兵執言討罪為伐無名攻掠為侵雖然以義罪不義

者治國之伐也以不義伐不義者亂國之伐也春秋以義行伐者寡矣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觀乎其事而得失見矣公孫滑鄭之叛臣也衛既失於為鄭翦除且又助之為虐以取廩延故鄭人討滑之亂而伐衛也觀鄭人之伐而衛之不道其惡見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

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師[illegible]得爲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行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春秋集義卷二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